

大声说我要

何春蕤

我只有一直对老师说：「老师，你不要这样子！」「老师，我真的不要！」——为什么我没有大叫或尖叫？——我平常就不是一个会随便尖叫的女生。

——师大受害女学生自述

没有大声尖叫当然并不表示一个女人没有被强暴。但是，我们也需要跳脱这个单一的案例来思考：女人的这些反应及其效果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脉络中形成的。

大声

女人的压抑由失「声」开始。

这不仅仅是不公开发言，不仅仅是没有意见可提，也不仅仅是在对话中做最好的听众。

女人的失声乃是她声带的全面退化。

想做淑女？不想被骂三八？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降低声音的能量，放弃在声带上施力。笑是抿嘴

轻笑，哭是默默饮泣，开口是蚊鸣。

没有探索自己身体肌肉的运作，没有尝试全身能量的瞬间收放，没有经历情欲波动的大起风浪，女人的声带遂随着肢体能力的萎缩与自主意志的薄弱而闲置退化。

女人想，大叫有什么难的呢？万一危急的时候，我也一定能像电影中的女人那样放声大叫的。大叫一向都是女人的专利嘛！

不！妳错了！不信的话，妳现在试试看叫声能有多大。

大声说话是自信，也是气势。大声叫喊是义无反顾，更是全力投入。这种开阔忘我只有歌友会上的小女生还保留了一些能耐，但是那也只有在集体的情绪宣泄上才出得来，好在这些宣泄至少阻止了声带的继续退化。

可是，对于一向小声说话的妳而言，连情绪的宣泄也是压抑的。

因此，让我们开始锻炼我们的声带，操作我们的能量吧！如果男人有很多机会倾全力运用声带（如军中的答数报数），女人为什么不尝试集体找回声音的主动权呢？

我要

男人从不严肃对待女人说的「不要」。他们不确定女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因为，我们的社会从不容许女人痛快的说「我要」。

「我要」意味着女人肯定自身的情欲，肯定追求自身愉悦的权利。能说「我要」的女人不再是个

被动从属的弱势者，等候他人的情欲推动自己。相反的，当她说「我要」的时候，她的情欲是亲密关系中平等并列的玩家。

「我要」意味着女人不再玩讨价还价的游戏，她不再用「不要」来胁迫对方提出更确切的承诺条件，她不再用「不要」来增加清纯形象的筹码。相反的，她愉快的、自主的、有力的说「我要」，不为婚姻爱情进行交易，只问身体的主权是否得到伸张。

因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有能力说「不要」而已，自主必然也包含着说「我要」的权力。

只有当女人能够自主的说「我要」的时候，她们才能够强而有力的说「我不要就是不要，因为我要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既不含混也不模棱两可。

当女人打出一片能说「我要」的天空时，违反而且侵犯女人身体自主权的男人就再也没有借口责怪女人口非心是，再也没有借口漠视女人的抗拒，再也没有理由脱罪了。